



下

诸葛青龙 著

惊魂鼓

廿一、恃解药蛇心吞象

“三十万两银子，每人搬三万两，就需十个人。”肖羽道。

“什么帮派胃口这样大，一次就能盗走三十万两银子？”容月秀问。

“不见得一次能盗走三十万两。只是，火势这样大，无法进去检视。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不知这银库还有没有其它的门？”肖羽问唐二。

唐二似受了这话的启示，竟破涕为笑。哈哈大笑！

“莫非从别处还能进银库？”肖羽道。

唐二却笑得更响亮。似乎很开心。

三十万两银子或是被盗，或是烧在库里。这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。

而这银子的主人竟然笑得这样开心。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有些懵懂。

唐二止住笑声，指着那扇洞开的红门道：“若不是有红袍老三这样的内奸，别说是十个二十个毛贼，便是来了三百人，也休想进这门里一步！”

容月秀不禁有些后怕。在这门前盘桓之时，她的确产生

过破门而入的想法。若是那样，恐怕也早成了面前躺的这两个“刺猬”！

肖羽望了容月秀一眼，交流了一个关切的目光。

“他们不仅进了这门，恐怕银子也早盗走了。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从这扇门，谁也进不去！”唐二微微一笑，手指银库对面的墙壁。

众人只注意地上的箭羽，却没注意银库对面墙壁的变化。

顺着唐二的手指，只见那墙壁上插满了箭羽！

这扇门的机关果然不一般。门若被破，不仅立在门前的人必死无疑，恐怕人停在空中，身上也免不了被穿上几十个洞！

在场的人，除了唐二、习习之外，不禁都有些后怕。

若不是那班人抢先盗了银库，大家只怕都早在黄泉路上游荡嬉戏了！

肖羽、景天青、容月秀、云刚，个个对望了一眼，露出轻松的微笑。

“贼人没进门，银子只是被烧了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”习习道。

“不然！”唐二说着，急步向外奔去。

众人见他急急而走，知道这里必有文章，遂鱼贯跟随。

来到堂屋。只见房门大开。屋内烛火幢幢。

唐二似愣了一下，然后急步奔向屋里。

众人跟身而入。屋内，竟飘着淡淡的蓝烟！唐二猛然坐在地上，放声嚎啕！

怪哉！这唐二一会儿笑得开心，一会儿又哭得伤心，莫非因失去银子而疯癫了？

其实，唐二并未疯癫。

众人进屋不久就发现，屋中靠墙的大几下，正缓缓溢出淡淡的蓝烟！

肖羽急步上前，将那大几向旁一推。竟现出一个黑乎乎的地洞！隐隐可见洞中竟有一磴一磴的石阶。

蓝烟，还在缓缓从那地洞中冒出！

“这该是通银库的暗道了！”肖羽道。

唐二止住了哭声，道：“通不通银库，也无济于事了。此洞一开，银子必失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肖羽道。

唐二并不回答。哭丧眉拧成了个疙瘩，盯着那地洞。突然吼道：“‘四碗酒’！‘四碗酒’！‘四碗酒’！”竟无下文。缓缓仰面摔倒！

肖羽望着他，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怜悯之情。

“待我下去看看！”

云刚向前一冲，跳下地洞，沿着石阶快步向洞中去了。

过了足有一刻，仍不见云刚回来。

众人不免有些焦急。

正当这时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从洞中飞出一人，直挺挺地在空中栽了一栽，“叭”的摔在地上。

一具僵硬的尸首！

紧跟着，云刚身子一纵，跳出洞来。脸上挂着黑灰，眉毛显然已被燎焦了。

“库中可有银子？”习习急道。

众人不免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

云刚转向肖羽道：“那库中火势很大。幸好这洞的周围还不曾起火。我爬进库中，向四处看了。地上平展展，别说银子，连鬼影子也没有！”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：“这死尸是在哪里发现的？”

云刚有些不情愿地道：“在那边洞口。”

肖羽端起几上的烛台，走到那尸首旁。借着烛光，肖羽方才看清，那人竟是红袍老四！

再看他牙关咬紧，二目大张，死前必是异常痛苦。身上并不见外伤！

或许是被掌力震死的。

肖羽伸手扯住他衣襟，轻轻一拉，将胸襟撕开。他的前胸，果然有一块手掌大的淤黑！

肖羽自言自语道：“红杏庄主，‘四碗酒’，还应该有一落坡‘鹰四’！这样重的掌力，恐怕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，也只有他们才可能有机会。”

“落坡‘鹰四’恐怕只剩下三只鹰。”容月秀道。

“‘四碗酒’也只余下酒两碗，并不能醉人。”肖羽道。

“‘神偷一点红’毙命，红杏庄客便成了无头苍蝇。”“玉面虬”道。

“这三起人凑在一起，恐怕原本就是无头苍蝇。”肖羽道。

“无头苍蝇乱撞，还能抓得到么？”云刚道。

“无头苍蝇乱撞，有头苍蝇便不会乱撞。”肖羽道。

“除非它能长出新的头。”容月秀道。

“新头长出来也不难。红袍老大与红袍老二本来武功平常。红杏庄客也成了乌合之众。三只恶鹰，六只利爪，制服他们并不难。”肖羽道。

“‘鹰四’能操纵银子，却不知他们如何用银子。”容月秀道。

“知道他们怎么用，或许就能知道他们的行踪。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落花坡‘鹰四’与何人有怨？”肖羽道。

“能知道此事的，无异于仙人！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肖羽道。

“落花坡‘鹰四’，从不涉足江湖中事。给人的感觉，他们似乎是武林中的求道派，对人对事，总抱着谦和的态度。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里应外合来盗银子，又纵火，恐怕不该是求道派所为！”容月秀道。

虽然这话中带刺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却并不回嘴。他对容月秀有些忌惮。

“人心不足蛇吞象！”习习缓缓道。

适才，众人只顾谈论追寻银子之事，似乎已经把他遗忘了。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众人无不感到蹊跷。都愣愣地看着他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肖羽道。

“说不得！说不得！”习习连连摆手，竟转身向外走。

肖羽连忙扯住他，道：“为何说不得？”

“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。”习习推开肖羽，又欲出门。

“果然是‘两头蛇’的儿子，说话也这般闪闪烁烁！”肖羽冷笑道。

习习止住步，瞪着眼道：“不闪烁又怎样？何事能说得清楚？”

“不清楚的事，你自然说不清。清楚的事，你又不知怎样说！”肖羽道。

“说清楚了，你们可能答应我的条件？”习习微微冷笑，一字一顿道。

“不知是什么条件？如何答应？”肖羽道。

“一旦把银子追回来，能分给我多少？”习习双眼盯着肖羽，沉声道。

“我们恐怕只需要三万两！”肖羽望着容月秀等人，朗声道。

“三万两足矣！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先行表态。

“若非万不得已，恐怕一两也不会要！”容月秀道。

“‘景阳派’的人，何时为了几两银子与人争执！”云刚冷笑道。

习习露出惊喜的神色，道：“落花坡‘鹰四’，从来都与人有仇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肖羽道。

“大鹰原本是‘燕帮’的人，与燕游是师兄弟！”习习道。

“大鹰是‘鹰四’的师傅！”肖羽道。

“燕游是武林中的高手，武功盖世！”习习道。

“‘昆仑云断山，燕鹤不落川’，连川西的小儿，都知此事！”肖羽道。

“燕游练的什么功夫，这个你可知道？”习习卖弄道。

“燕游与‘鹰四’能有什么关系！”云刚不耐烦道。

“‘金枝挂月’九九八十一式，刚柔相济，动静无形，天下有几人能敌？只是，这门功夫，燕游用得出神入化，‘鹰四’却半点不会。连他们的师傅，赫赫有名的落花坡大鹰，也仅知道两式！”习习道。

“这与‘鹰四’盗银有何关系！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自然有关系。大鹰因学不到这门功夫，便要暗害燕游。”习习道。

“燕游至今依然健在。不然，如何能‘燕鹤不落川’？”容月秀道。

“燕游未遭毒手，只因他‘金枝挂月’的功夫已然炉火纯青。大鹰能到落花坡，却多仰仗燕游的宽宏大量，网开了一面。”习习道。

“‘鹰四’来盗银子，只因大鹰未学到‘金枝挂月’的功夫了？”容月秀道。

“自然有些瓜葛。大鹰只学会了‘八卦四闭’十二式的大力硬功，‘鹰四’纵然天资过人，也永远成不了纵横天下的武师！”习习道。

“‘鹰四’与纵横天下无干，也就顺便学些偷盗功夫了。”肖羽道。

“不然。大鹰曾用‘八卦四闭’与燕游交过手。那还是他到了落花坡之后。未过三招儿，便败得一塌糊涂！”习习道。

“大鹰既死，‘鹰四’也要用这‘八卦四闭’去斗燕游了？”容月秀道。

“非也。以‘鹰四’目前的武功，再练一百年，恐怕也斗不过燕游！”习习道。

“如此说来，‘鹰四’作贼，是另有所图了？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正是。他们要用银钱买通一个人，替大鹰暗害燕游。”习习道。

“‘昆仑云断山，燕鹤不落川’，天下武林，唯有云大川能斗得过燕游。如此看来，‘鹰四’是要用银子买通云大川了？”肖羽道。

“据我所知，云大川乃清高孤傲之辈，恐怕不会为银钱所动。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道。

“天下武林，能斗得燕游的何止一人！”习习道。

“莫非云大川是徒有虚名？”肖羽道。

“也不是。云大川的‘云中穿月’，天下至今还无人能敌。”习习道。

“秦鹤舞也可斗得过燕游了？”肖羽道。

“‘双成派’秦鹤舞，与燕游的武功只在伯仲之间。况且二人又是好友，是从不会交手的。”习习道。

“说了半天，尽是废话！‘鹰四’到底要请谁来杀燕游，何不早些道来！”云刚有些不耐烦，大声道。

习习瞪了他一眼，接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天下至少还有三人，可斗得过燕游！”

“哪三人？”肖羽道。

“莲花山的悟真法师，江湖人称‘莲花老姥’。经几十年修为，练成‘温柔指’功，避实就虚，出指温柔。人若被点

中，竟毫无知觉。在三日内，指伤必然发作，五内俱碎而死，煞是厉害。可算作一个。”习习道。

“莲花老姥”乃凌飞飞的师傅。这种厉害的武功，却不知凌姑娘学未学到。肖羽不自觉地想着，却又回忆起来舞阳的路上，凌飞飞与那瘦老头的对话。按照悟慧法师的说法，凌飞飞的父亲该是凌道元。与自己应是兄弟姊妹的关系。可凭空又来了那瘦老头，自称是凌飞飞的父亲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肖羽不禁有些惆怅。

“另两人是谁？”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问道。

“洒洒呈疯‘黄髯怪’。‘环黑掌’炉火纯青，也可算一个。”习习道。

“黄髯怪”不是“玉面虬”景天青的师傅么？这里众人，除习习之外，都知此事。不免都转头望着“玉面虬”。

不知为何，却见他牙关紧咬，脸色严峻！

众人不免好奇，却又不便多问。

习习接道：“‘东蝎毒’王季孟，他的‘太微大丹神功’，虚指伤人，甚有威力。据说最近又制成‘坎离五行鼓’，利用鼓声，也可杀人。此事已使武林震慑。‘鹰四’盗银钱，便是要请他来杀燕游。”

“‘鹰四’要请‘东蝎毒’？‘东蝎毒’现在哪里？”肖羽道。

“据爹爹说，前两日他已经奔嵩山少林寺。”习习道。

“这样说来，‘鹰四’该奔少林寺了？”肖羽道。

“恐怕是。”习习道。

果然如此，只有速去追赶“鹰四”，在半路把他们截住，

夺回银子。若让他们与“东蝎毒”汇合，就这几个人，断然斗不过他们。

肖羽想到这里，一摆手，快步奔出房门。

“嘿嘿，肖羽，你还走得了么？”

随着话音，几条人影倏然飘来，翩翩落在肖羽面前。

一人身穿白袍，双手执着火把，正是“五煞神”煞头，“中煞神”史继业。

另两个人身材瘦小，肩扛风狸。一个是“风狸老雕”，另一个乃是“风狸派”的帮徒。

二十余名射阵的“官军”，居然挡不住他们。恐怕今天我也走不脱。

肖羽暗暗地想着，却也并无忌惮。立好门户，二目圆睁，准备拼死一搏。

“你便是肖羽？”习习向肖羽发话了。

前有强敌，肖羽并不敢分神，却又不知习习发问何意，只下意识地点点头。

“旷世之宝竟在这里！”习习兴奋地叫了一声，出手抓向肖羽肩头。

两方对峙，第三者出手，无异于偷袭，甚至比偷袭更恶毒。

立在肖羽身后的容月秀，哪容他如此，怒吼一声，双掌如旋风般挥起，直推向他右肋。

那习习侧面受敌，竟能借着容月秀的掌力飘然荡出，爽朗发出一串长笑。

容月秀腾身急追，拔剑在手，剑舞追风。

习习并不示弱，左闪右避，居然能在容月秀飞舞的剑花中拔出佩剑！

只见剑光闪闪，宛若寒夜飞雪。二人恶斗在一处。

“‘风狸老雕’，再不动手，这肖羽恐怕属于别人了！”
“中煞神”史继业道。

那“风狸老雕”居然驯顺地应了一声。

适才，“风狸老雕”尚且以解药要挟“中煞神”，这会儿怎么变得这般驯服？

这帮恶徒之间的关系，也真是奇奇怪怪。

不等肖羽觉着奇怪，那“风狸老雕”将肩一耸，喝声“去！”他肩头的小风狸便似箭一般向肖羽射来。

肖羽大惊。猛然向后撤步。

那小风狸竟比他还快，倏然蹿到肖羽面前。

不待它再蹿起，肖羽急出手，指端蓝光闪闪，向那小风狸点去。

“叽啮！叽啮！”“风狸老雕”怪叫连声。

那小风狸随着这怪叫，闪动腰身，让过肖羽这一点，竟跳到他手上！

肖羽慌忙将手轮起，只想把这小怪物甩掉。

臂膀虽轮得风声怪叫，却并甩不掉它！那小怪物也无法再向上爬。

“叽啮！叽啮！”“风狸老雕”又怪叫。

那小怪物竟随着这叫声，被肖羽甩向空中！紧接着，又凌空向肖羽扑来！

“下贱的东西，看鞭！”

云刚怒吼一声，手中三叉鞭扬扬卷起，飞步扑向“风狸老雕”。

几乎同时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也飞身振剑，从另一侧袭向“风狸老雕”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，本来轻功超然；又为救人出手，所以进身极快。虽然与云刚同时起步，却挺剑飞纵在先。

“风狸派”只以驯养的风狸与人相斗，本身的武功却较平常。

云刚与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分袭左右，“风狸老雕”必然难以抵挡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的手中剑，剑尖只离“风狸老雕”有尺许。

突然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只觉眼前火光闪动。手中剑一震，竟再握不住，倏然飞出！

那火光一跳，猛然回拨，向“玉面虬”景天青面门扫来。

一招两式，一气呵成，变式极快！

幸好，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此时，已经脚尖触地。

猛然后仰，身借脚力，倏然向后腾身数丈！

“好身手！”

出手格飞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手中剑的，乃是“中煞神”史继业。

手中火把突然挥起，原本想一招两式置对方于死地。

对方在不曾防备的进身之中，居然将这致命的一击躲过了！

“中煞神”史继业也不免脱口赞了一声。

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早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经适才这一震动，前胸的伤口不免剧痛。凝眉咬牙，恨恨地立在一旁，再不出手。

云刚见“玉面虬”景天青振剑前扑，并不甘落后。

一式“金蛇绕梁”，鞭舞三叉，直摆向“风狸老雕”。

立在“风狸老雕”身旁的瘦短汉子，突然将肩一耸。他肩上的小风狸，尾巴一竖，发力向云刚跳来。

云刚对这汉子早提防了。原想先鞭打“风狸老雕”，再回鞭收拾他。

突然遭此变故，云刚疾向旁撤步，转鞭回撩。竟不避那小风狸，将鞭直抖向那瘦短汉子。

那瘦短汉子，正“叽噉！”“叽噉！”地怪叫。忽见云刚鞭来，慌急向旁跨步，胡乱挥手遮挡。

肉指抵钢鞭，后果可想而知。那瘦短汉子惨叫一声。两手还在狂舞。

只是，狂舞之时，他的十个手指，血肉模糊，也随着舞势乱摆，恰似风中断线！

那小风狸，已爬上云刚肩头。只因得不到主人口令，便蹲身不动。

云刚心存忌惮，哪容它存身自己肩头。挥掌拍向它头顶。

那小风狸猛向前一蹿。因得不到那怪叫的引示，竟跃动不快。

云刚这掌，便拍中它后身。

那小风狸吃痛，倏然回首，向云刚手背咬落。

云刚这掌下得重，抽掌挽式便慢了许多。猛然被它叼中手掌。

云刚只觉手掌剧痛，挥掌急甩。

手臂旋旋，极力舞动，竟甩不落！

“景阳派”的功夫，向来硬朗。云刚的掌力，更是浑厚。

那小风狸遭了这掌，伤已致命，怎不拼死狂咬。

云刚甩不落它，急丢了手中鞭。挥掌猛拍它腰身。

“噗”的一声，那小风狸翻飞摔出。

身子虽被击飞，鲜血淋漓的头，却挂在云刚的手上！牙齿还深深地埋在云刚的手掌里！一股浓重的腥臭气，弥漫飘荡。

那“风狸老雕”倏忽之间被人救下，大喜。又“叽啮”！“叽啮”怪叫。

有了“夏煞神”自伤肩膀的前鉴，对蹲在自己肩头的小风狸，肖羽便不敢用掌拍。

晃肩，勾手急拨。

那小风狸竟被拨落。

恰在这时，“风狸老雕”怪声又起。

那小风狸便又倏然蹿起，向肖羽扑来。

肖羽料难敌它。不待它扑到，猛向后飞纵，身影一闪，立身屋顶。

在肖羽腾身之时，“风狸老雕”又怪叫。叫声凄厉若鬼哭。

那小风狸听着这叫声，顺着肖羽腾身的方向向堂屋蹿去。

扒着墙皮，四只爪子飞动，向屋顶溜闪！

肖羽刚刚立足屋顶，那小风狸已蹿到他脚边！

肖羽足尖一点，再返身跃下屋顶，向“风狸老雕”扑去。

“风狸老雕”却“叽啼！”“叽啼！”怪声不绝。

肖羽腾身而下，只觉左脚微恙。慌急低头，只见那小风狸已用前爪勾住自己脚面！

人在空中，无法立足借力，变换身形便极其困难。

肖羽居然能勾起左脚，挥掌拍向那小风狸。同时屈身翻腾向地面飘落！

只是，肖羽这一挥掌，那小风狸竟猛然向上一蹿，咬中肖羽手掌。

右掌剧痛，肖羽急挥。重心不稳，身形歪斜。便斜身摔倒。

“咄！”“咄！”“风狸老雕”又出怪声。

那小风狸便松了口，倏地蹿回他的肩头。

“风狸老雕”在胸前的布袋中掏出一只蜈蚣。那小风狸张嘴一口吞下。

“中煞神”史继业哈哈大笑，道：“‘飞虹走风狸’又旗开得胜。‘风狸老雕’，快些把解药献出来，给肖羽喂下，在下要带他走！”

“风狸老雕”也哈哈大笑，笑得似乎很开心。

“这是何意？”“中煞神”史继业道。

“我老雕笑你是个笨蛋！”“风狸老雕”高声道。

“笨蛋？‘五煞神’纵横天下，连云大川也要忌惮三分！岂是你这鼠辈可以取笑的？快些把解药交出来！”“中煞神”史继业怒道。

“‘自家打断腿，气煞终是鬼’！江湖之中谁不知这笑话！却还要恬着脸与云大侠相比，也真难为你了！”“风狸老雕”冷笑道。

“中煞神”史继业被揭了家丑，勃然大怒，道：“‘风狸老雕’，解药到底是交也不交？”同时，手中火把也旋舞起，火舌飘风。

“风狸老雕”又大笑，道：“说你是笨蛋，你就是笨蛋。这个时候，解药还能在我手里么？”

“解药在哪里？”“中煞神”史继业跳脚道。

“人为笨蛋，是因为什么事也记不得！适才我们不是经过一个水井么？”“风狸老雕”道。

“这样说来，解药已经被你投到井中了？”“中煞神”史继业道。

“‘坎离五行鼓’震撼武林，‘惊魂鼓’的威力更不可估量。这肖羽早成了‘鼓引’，岂不是旷世之宝？只是，‘风狸派’若得不到他，‘五煞神’也就别想得到！天下武林，也休想再得到他！”“风狸老雕”恶狠狠道。

“你想不想得到自己的命！”

这声音很柔和，也很清细。

原来是容月秀立在他身后。手中剑闪着寒光，架在他的细脖子上！

“风狸老雕”有些发抖，说话却依然很平静。道：“半个时辰之内，毒气攻心，肖羽便活不成了！”

“不交出解药，你现在便活不成！”容月秀道。

“我老雕活不活不要紧。我死了，肖羽可能活？”“风狸老